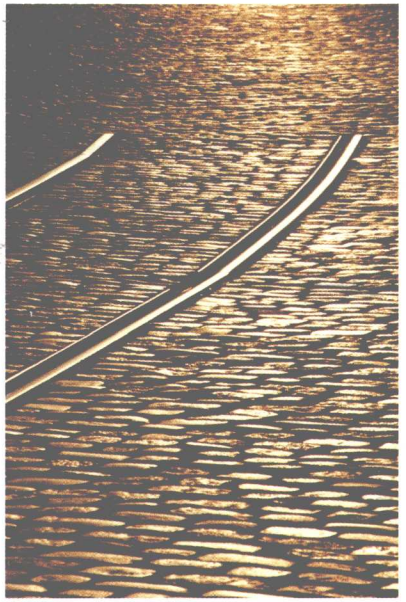
点与线



〔日〕松本清张 著

林青华 译

《点与线》在为作家带来了隆重声誉的同时，也引领日本推理小说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南海出版公司

点与线

〔日〕松本清张 著
林青华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点与线/〔日〕松本清张著；林青华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9.12

ISBN 978-7-5442-4573-9

Ⅰ.点… Ⅱ.①松…②林… Ⅲ.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750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7-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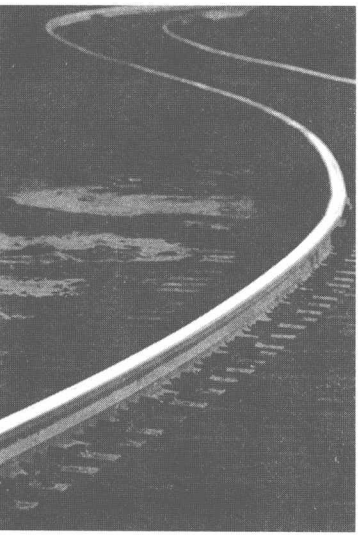
TEN TO SEN by MATSUMOTO Seicho
Copyright © 1958 MATSUMOTO Na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bunsha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DIAN YU XIAN

点与线

作　　者	〔日〕松本清张
译　　者	林青华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陈　晶　张　苓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 · 金山
内文制作	李艳芝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70毫米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15千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书　　号	ISBN 978-7-5442-4573-9
定　　价	20.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录

第一章	目击者	1
第二章	殉情自杀	15
第三章	香椎站和西铁香椎站	29
第四章	东京来的人	43
第五章	第一个疑问	59
第六章	四分钟的假设	75
第七章	偶然还是人为	89
第八章	北海道和九州	99
第九章	有数字的风景	113
第十章	北海道的目击者	129
第十一章	障碍难除	143
第十二章	鸟饲重太郎的来信	171
第十三章	三原纪一的报告	191

第一章 目击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

一月十三日晚，安田辰郎在东京赤坂的和式饭店“小雪”款待一位客人。客人的真实身份，是日本政府某部的司长。

安田辰郎的安田商会经营机械工具，近几年发展得不错。外间传言是因为官方订货多，商会才得以迅猛发展，因此，这类身份的客人，他往往带到“小雪”来招待。

安田常常用得着这家店。这一带，“小雪”算不上一流，但正因如此，钱包也就不至于太亏，而且女招待个个出色，并不丢宴请人的面子。

安田是这里的老顾客，出手大方自不待言，用他的话说，敢于花钱是他的“资本”。不过，不论和女招待们有多熟，安田都不透露自己所款待客人的身份。

眼下，去年秋天爆出的某部贪污案尚未了结，据说还有不少曾打过交道的商人牵涉其中。报纸上说，现在调查仍局限在部内的小人物，明年春天将会涉及其高层。

处在这种敏感时期，安田为客人着想，便更加小心谨慎。即使是露面七八次的客人，女招待们也只用“K先生”、“U先生”来称呼，对他们的来历一无所知。不过，安田带来的客人十有八九是政府官员，女招待们心里明白。

店方对于客人的身份并不在意，花钱的是安田，“小雪”把他招呼好就行了。

安田辰郎处于不惑之年，额头宽阔、鼻梁高直、肤色略黑，浓眉有如描画过一般，目光温和友善。他为人成熟老练，颇得女招待好评。不过，安田似乎没有因此对谁动过邪念，对她们都一视同仁，亲切和蔼。

接待他的女招待中，第一个当班的是阿时。店里的客人与女招待，似乎两人的关系仅仅止步于此，并没有再进一步发展的意思。

阿时二十六岁，人长得漂亮，皮肤也白皙，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四岁左右，黑亮的大眼睛给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客人和她说话时，她那脸带笑容、看人时眼珠往上翻的模样，总能让对方忍俊不禁，这是她颇为自得的小把戏。阿时瓜子脸，唇与下颚的距离窄，侧面很好看。

有这样的资本，自然有客人打她的主意。这里的女招待都不住店，下午四点左右来，晚上十一点后返家。于是便有人等她下班，约她到新桥站的“大门”附近见面。因为是客人相邀，不便断然拒绝，阿时总是随口应着却数次爽约。用

她的话来说，就是希望对方能明白她的态度。

“他自己脑子转不过来，还发火。前一阵子来吃饭，掐得我好痛。”

阿时坐着掀起和服，让大家看她的膝盖。白皙的皮肤上，一块淡淡的淤青，有点充血。

“自讨苦吃了吧，是你让他太抱希望了。”安田辰郎品着酒，笑道。安田的话很不见外，可见他与女招待们的关系之熟。

“说来，安田先生从不纠缠我们。”女招待八重子说道。

“纠缠也没用，反正是徒劳的。”

“嘿，怎么这样说呢？我可知道呢。”金子趁机起哄。

“哎哎，别说得太离谱了啊。”

“不能乱说，阿金。”

阿时说话了，“这里的女招待都迷上安田先生了，可他就是不屑一顾。阿金，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哎哟。”金子露齿大笑。

实际上，正如阿时所说，在“小雪”工作的女招待多少都对安田抱有好感。如果他肯追，对方也许真会考虑。安田的模样和为人，的确有女人缘。

那天晚上，安田把他的客人——某部官员送走后，返回席间，又放松地喝了一轮，他突然出言相邀：“怎么样？各位，明天请你们吃饭好吗？”在场的八重子和富子二话不说

就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哎呀，阿时不在呢，把阿时也叫上吧。”富子环视席间，说道。阿时因事外出了。

“没事，就你们俩就行，阿时下次再请。太多人去，这里走空了不好。”

的确是这样，女招待们必须四点就待在店里。请吃晚饭肯定会迟到，三个人都这样肯定不行。

“那就明天三点半，二位到有乐町的莱邦咖啡馆来。”安田笑眯眯地说。

2

第二天，也就是十四号下午三点半，当富子来到莱邦时，安田已在店里喝着咖啡了。

“来啦。”安田说着，指指前面的位子。在这种地方与店里见惯的客人相会，感觉有些郑重。富子赧然坐下。

“八重子还没到吗？”

“快到了吧。”

安田笑眯眯地吩咐上咖啡。不到五分钟，八重子略带尴尬地进来了。周围多是成双结对的情侣，她们的和服装束显得格外乍眼，让人一看就知道她们的职业。

“想吃什么？西餐、天妇罗、鳗鱼，还是中国菜？”安田罗列一番。

“西餐吧。”两人一齐答道。看来日本菜她们在店里已经吃腻了。

出了莱邦，三人向银座踱去。这个时间段，去银座的人并不多。天气不错，但风凉飕飕的。三人由尾张町向松坂屋方向走去。和两周前热闹的年末不同，此时的银座显得颇为冷清。

“圣诞夜那天银座的人可真是多啊。”两人跟在安田身后，说着话。

安田走上“妙食堂”的台阶，这里人也很少。

“没关系，想吃什么尽管说。”

“什么都行。”八重子、富子先客气了一番，随即翻着菜谱开始商量起来。她们总是犹豫不决。

安田悄悄看了一眼手表。八重子眼尖，看见了。

“咦，安田先生，有事要忙？”她转过脸来。

“哪里，不忙，就是傍晚有事要去镰仓。”安田十指交叉，双手抵在桌边。

“噢，不好意思。富子，我们快点定下来吧。”

就这样，她们终于决定了菜式。

从开始喝汤到吃完主菜，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三人漫无边际地聊着，安田兴致颇高。上水果的时候，他又看了一

眼手表。

“哎呀，得赶时间了吧？”

“不用，还行。”安田这样答道。但是，当接下来上咖啡时，他又掀了一次袖口。

“您到时间了吧。我们走吧。”八重子说着，打算起身。

“好的。”安田抽着烟，眯着眼像在想什么事，“你们怎么走？就此分别，我可有点寂寞呢。送我到东京车站吧。”

安田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提出了要求。

八重子和富子互相看了看。她们现在回店已经迟到了，再送安田到车站，就更晚了。但是，此刻安田的神情看似不经意，却有一种当真的成分在里面。两人心想，安田先生真的很寂寞，而且刚吃完他的饭，就毫不留情地拒绝他的要求，似乎也不妥。

“噢，行啊。”首先下决心作出回应的，是富子。

“我去打个电话，和店里说一声我们晚点回。”说着，她起身向电话走去，不一会儿，便笑嘻嘻地回来了。

“说好了。好吧，我们送你。”

“唷，很过意不去啊。”安田辰郎说着站起身来。这时，他又看了一下手表。两人心想，他可真爱看表啊。

“您坐几点的电车？”八重子问。

“应该是十八点十二分的，或者它的下一班吧。现在是十七点三十五分，走过去正好。”安田一边说一边匆忙走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付账。

他们乘车只用了五分钟便来到车站。在车上，安田向两人致歉道："真不好意思。"

八重子和富子都回应说：

"哪里，安田先生。要是连这点都做不到，我们该不好意思了。"

"对呀，说的可不是嘛。"

到了车站，安田买了车票，并将站台票递给两人。前往镰仓的横须贺线由十三号站台发车。大电钟的指针尚未到十八点。

"这可好啦，赶得上十八点十二分的车了。"安田说道。

十三号线上还没有电车进站，安田站在月台上张望南侧的月台。南侧是十四号线和十五号线的长途列车始发和抵达的月台。此刻十五号线上有列车在等待发车，一旁的十三号线、十四号线都没有列车进站，因此，从十三号月台便能望见十五号线的列车。

"那是前往九州博多的特快列车'晨风号'。"安田告诉八重子和富子。

列车前面，旅客和送行的人来来往往。一种踏上旅途的慌乱与哀愁弥漫在对面月台。

"咦！"这时，安田叫了一声，"那不是阿时吗？"

"啊？"两人也转过脸去，目光聚焦在安田所指的方向。

“哎呀，真的，就是阿时。”八重子说道。

一点不错，阿时的确走在十五号线的人群中。无论是从出行的打扮还是从她手里的旅行箱来说，毫无疑问，她将是这趟列车的乘客。富子好不容易才看见，说了一声：“哈，真是阿时！”

3

然而，更让她们意外的，是阿时正和身旁的年轻男子熟络地说着话。从男子的侧脸来看，她们都没有见过这个人。男子穿着黑色大衣，手里也拎着一个手提皮箱，两人在月台的人群中时隐时现，走向列车的尾部。

“咦，她去哪里啊？”八重子吐出一口气，说。

“那个人是谁呢？”富子也发出沙哑的声音。

阿时和那位看似旅伴的男子一起走着，并不知道自己处在三个人的注视之下。不一会儿，他们两人在一个车厢前停住了，看了看车厢的编号后，那名男子先上了车，阿时随后，两人消失在视线中。

“阿时可真小看不得呢，她是和意中人到九州旅行吗？”安田独自嗤笑道。

八重子和富子呆立着，吃惊的表情还留在脸上。两人盯

着阿时身影消失的车厢，说不出话来。车厢前人来人往。

“阿时究竟是去哪里？”八重子终于说话了，“搭乘的是特快列车，应该不会是去附近的地方了。”

“阿时身边有这么个人啊？”富子压低声音说道。

“我不知道，真是没想到。”

两人像是目睹了了不得的大事，悄声交谈。

实际上，八重子和富子都不大了解阿时的私生活。阿时不愿说自己的事，她应该还没有结婚，不像是有男友，看起来也没什么绯闻。一般而言，在那种店里工作的姑娘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对朋友无话不谈、无事不商量；一类是对自己的事不吐一字，像石头般沉默。阿时属于后者。

八重子、富子两人偶然发现了阿时不为人知的事，颇受冲击。

“我去那个月台，从窗口偷看一下，看看那男的是什么人。”八重子的声音微微发颤。

“算啦算啦，别人的事管那么多呢。”安田说道。

“哎哟哟，安田先生，您不吃醋呀？”

“为什么吃醋啊，我这就去见老婆了啊。”安田笑起来。

说话间，横须贺线的电车进站台了。因为是十三号线，这趟车便遮挡住十五号线的月台，看不见那边的情况了。事后查对时，发现这趟车是十八点零一分抵站的。

安田挥一挥手，上了车。这趟车十一分钟之后发车，所

以还有一点时间。

安田从车窗里探出头，说：“行了，就这样吧。你们也忙，回去吧。谢谢了。”

“好吧。”

八重子这样说，因为她一心打算跑到十五号月台，去窥探一下阿时和她的那位。

“那，安田先生，告辞啦。”

“一路顺风，再来光顾啊。”

两人向安田挥手告别。

八重子一边走下阶梯一边提议道：“哎，阿富，去探探阿时的动静如何？”

“不好吧。”富子嘴上虽那样说，态度却并不坚决。两人奔跑着，冲上了十五号月台。

八重子和富子来到特快列车的车厢前，隔着送行人群观察窗口。车厢内通明一片，光线把坐在座位上的阿时和她身旁的年轻男子清晰地显现出来。

“噢，阿时兴高采烈地说着话呢。”八重子说。

“挺有型的。多大岁数呢？”富子对那个男子很感兴趣。

“二十七八吧，或者二十九？”八重子盯着看。

“比阿时大一点。”

“我们进车厢，取笑他们一番如何？”

“八重，你就饶了人家吧。”富子制止了八重子。

她们又观察了一会儿两人的动静后，富子催促意犹未尽的八重子动身，“好了，走吧。已经晚了。”

八重子和富子一回到“小雪”，马上向老板娘汇报。

老板娘也颇感意外。

“有这种事？阿时昨天请假，说要回老家五六天，原来是和男人在一起？”老板娘一脸惊讶。

“她肯定是找借口。阿时不是说家乡在秋田吗？”

“表面老实，实际可不一定。他们也许就在京都一带漫步，心旷神怡得很呢。”

三人面面相觑。

第二天晚上，安田又带客人来光顾。循例送走客人之后，他对八重子说：“怎么样？阿时今天没来上班？”

“岂止今天不上班？她要请假一周。”八重子愤愤然地说。

“嗬，那，她是和那个男人去新婚旅行了？”安田边放下酒杯边说。

“对呀，真拿她没办法。”

“用不着生气。你们不也可以如法炮制吗？”

“我哪有这等好命。要不，安田先生，您带我们走？”

“我？我不行，我可带不了你们。”说完，安田便离去了。也许是业务需要，安田第二天晚上又带了两位客人来喝酒。

这一次也是富子和八重子接待的，她们又和安田聊起了

阿时。

不过，那位阿时却被发现与同行的男子一起，死在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